

盗墓迷吹灯迷正在热读
棺材赌场 运财纸人 五帝奇书 南朝残卷
民国二十年 戏，刚刚开始……

金陵地宫

龙玄策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1247.3
2399

金陵地宮

龙玄策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陵地宫 / 龙玄策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80623-845-5

I. 金… II. 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4707 号

作 者	龙玄策
出版统筹	单占生 金 城
选题策划	陈 静 丹 飞
责任编辑	张 娟
特约编辑	茅 道
美术编辑	李定斌
封面设计	JOYIN
责任校对	顾 清
发行总监	陈霖霏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
邮政编码	450011
承印单位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 1000mm
印 张	18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845-5
定 价	26.80 元



目 录

第一卷 棺材赌场

- 第一章 棺材赌场 / 2
- 第二章 夺命西瓜 / 6
- 第三章 不动明王 / 9
- 第四章 金陵塔碑 / 13
- 第五章 秦淮监狱 / 17
- 第六章 升官发财 / 21
- 第七章 再入赌场 / 25
- 第八章 运财纸人 / 29
- 第一卷 卷尾语 / 33

第二卷 杀破狼

- 第九章 陈年往事 / 36
- 第十章 杨刃放生 / 40
- 第十一章 五帝生钱 / 43
- 第十二章 紫杀命造 / 46
- 第十三章 武请狙神 / 50
- 第十四章 道心种魔 / 54
- 第十五章 梦中传艺 / 58

第三卷 还魂夜

- 第十六章 棺材曝光 / 62
- 第十七章 童女诈尸 / 66

- 第十八章 杨刃出狱 / 70
- 第十九章 五帝奇书 / 74
- 第二十章 暗夜彷徨 / 78
- 第二十一章 西林屋现 / 81
- 第二十二章 红木盒现 / 84
- 第二十三章 来去阁主 / 88
- 第二十四章 风水二气 / 92
- 第二十五章 心皆茫然 / 96
- 第二十六章 突现鬼物 / 99
- 第二十七章 破瓦封棺 / 103
- 第二十八章 世人无情 / 107
- 第二十九章 童女还魂 / 111
- 第三十章 燕雀皇城 / 115

第四卷 杀狙神—燕雀湖

- 第三十一章 相帝说书 / 120
- 第三十二章 酒楼惊变 / 124
- 第三十三章 太白斗酒 / 128
- 第三十四章 苗疆虫酒 / 131
- 第三十五章 五灵脂酒 / 135
- 第三十六章 龙潭戏台 / 139
- 第三十七章 化忌面具 / 143
- 第三十八章 初见医帝 / 147



- 第三十九章 又见桃花 / 150
- 第四十章 子午流注 / 154
- 第四十一章 依红醉酒 / 157
- 第四十二章 再入监狱 / 161
- 第四十三章 生死轮回 / 165
- 第四十四章 五德生克 / 168
- 第四十五章 民国龙气 / 171
- 第四十六章 昭明文选 / 174
- 第四十七章 寻龙之术 / 177
- 第四十八章 再现狙神 / 181
- 第四十九章 又犯天毒 / 184
- 第五十章 朱雀随身 / 187
- 第五十一章 千年话语 / 190
- 第五十二章 通玉凉石 / 194
- 第五十三章 皆是棋子 / 197
- 第五卷 人生如梦**
- 第五十四章 人生如梦 / 202
- 第五十五章 又见童女 / 206
- 第五十六章 离魂小娘 / 210
- 第五十七章 接引童子 / 214
- 第五十八章 入屋寻梦 / 217
- 第五十九章 西益宅现 / 221
- 第六十章 正神下水 / 224
- 第六十一章 生魂鬼判 / 228
- 第六十二章 三停五官 / 232
- 第六十三章 顽劣梦寐 / 236
- 第六十四章 又见医帝 / 239
- 第六十五章 梦落人生 / 243
- 第六十六章 天大秘密 / 247
- 第六十七章 定国公府 / 251
- 第六十八章 金陵地宫 / 254
- 第六十九章 梦观之术 / 257
- 第七十章 杨刃入梦 / 260
- 第七十一章 地宫神官 / 264
- 第七十二章 又遇邪童 / 267
- 第七十三章 大明皇宫 / 270
- 第七十四章 梦中感应 / 273
- 第六卷 金陵地宫**
- 第七十五章 命帝出狱 / 278
- 第七十六章 卜帝出现 / 281



第一卷

棺材赌场

第一章·棺材赌场

民国二十年冬,南京,棺材赌场。

棺材抢钱?

看到它的时候你一定以为只是个传说,然而在南京,这却是个人所共知的秘密。

南京城外有座赌场,这座赌场远远看去就像一副黑黝黝的棺材,因此这里的人们都称它为棺材赌场。

在南京城中,有很多人知道棺材赌场,也有同样多的人忌讳这棺材赌场。

南京城中的小孩如果在无意中知道了棺材赌场,他们的父母会把这个孩子暴打一顿,然后虔诚地祈祷神佛,希望神灵保佑他们的孩子能赶快忘记棺材赌场这个名号。

新婚的丈夫如果无意中说到棺材赌场,他们新娶的媳妇通常会暴跳如雷,脾气暴躁的新娘甚至会用寻死觅活的方式来让丈夫忘掉这个赌场的名字。

如果有年老的长辈不听晚辈的劝告,执意要去棺材赌场的话,子孙们肯定会提前安排好这位老人的后事。

棺材赌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如此多的人不能自拔?

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原因就是棺材赌场可以让你赢钱,可以让你赢一生都花不完的钱。第一次进棺材赌场的人即使连骰子都不会丢,他也能赢钱,赢到他几辈子都赚不到

的钱。

如果有人是第二次进棺材赌场的话，他肯定会输钱，大输特输，血本无归，输光老娘媳妇甚至自己的卵蛋；第三次进棺材赌场的人，不仅会输钱，还会输掉命，从来没有人能在第三次进棺材赌场后，还能活着出来，这些第三次进赌场的人都莫名其妙地暴病而亡，有的人甚至凭空消失。

据说这是棺材赌场颠扑不破的两条铁的规律。没人能说清是因为什么，也有很多人想去求证，但无一例外都无果而终，因为死人是说不出什么的。

很少有人能逃脱欲望的诱惑，所以人们进过一次棺材赌场的话，他就想进第二次，甚至第三次。

曾有一位风水高人冒死进入棺材赌场三次，这位风水高人也成了第一个能在死前说出一些棺材赌场秘密的人。

据这位风水高人考究，这棺材赌场可能是个局，是一个风水迷局，是一个连他自己也不能探知的玄妙之谜。

这位风水高人临死前告诉别人说，棺材赌场的外形是棺材模样，这样的外形可以让钱财“有进无出”；棺材赌场外表的颜色是玄黑色，黑色为水，水为财，用玄黑色可以“玄水纳财”；棺材赌场的大门是一张虎口，它可以吞掉赌徒的财运；在棺材赌场的赌厅中还有“蝙蝠吸财”和“五帝生钱”等各式各样的风水格局。

不过最恐怖也是最神秘的传言，还是这位风水高人最后说的话。这位风水高人说棺材赌场中有鬼，有庄家养的小鬼，那些小鬼会拍掉赌徒肩上的三把火，会让赌徒霉运缠身。不仅如此，在赌场中还有黄纸人，这些黄纸人会跑会笑，跟活蹦乱跳的小孩儿无异，尤为奇怪的是这些黄纸人跑动的时候手上还抱着金元宝。

所有的传说都让棺材赌场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很少有人愿意走进这片迷雾，更没有人能走出这片迷雾。

然而，今天，民国二十年立冬之夜的子时，棺材赌场铁的规律却被人打破了，有人两次都在棺材赌场赢钱了！

这个打破规律的人就是赵陀罗！

赵陀罗，一个满是杀气的名字，同样也拥有一副满是杀气的外表：杂乱的胡须、满脸的刀疤、恶臭的口腔、长长的鼻毛……就是这副尊容，在南京城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个看到这副嘴脸的人都会感到害怕。

赵陀罗是个刽子手，一个以砍人脑袋为营生的“恶”人。据说赵陀罗是陀罗凶星独占命宫，陀罗乃紫薇斗数四煞星之一。四煞星为水(星)、陀(罗)、铃(星)、(擎)羊。赵陀罗天

生恶煞命，小时便克死爹娘，过继给伯父后，伯父也被克死。眼看着赵陀罗就要流落街头的时候，他的师父收留了他。

赵陀罗的师父是晚清最有名的刽子手，据说砍过的脑袋比赵陀罗吃过的米饭还要多。刽子手一行有个特殊的行规，那就是他们需要命凶命硬之人，而这赵陀罗无疑就是最佳人选。

子夜时分的夜晚总有些肃杀之气。当赵陀罗走出棺材赌场的时候，他有着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亢奋。

“妈的！那些庄家的钱太少了，不够老子赢！这次你们输得只剩下自己的卵蛋，下次我要连你们的卵蛋也赢！”赵陀罗粗鲁而得意地叫道。

“大爷，行行好吧！给点儿碎钱，壮壮彩头吧！”赵陀罗的面前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小叫花子，十来岁年纪，面色惨白，一双小眼睛滴溜溜乱转，透着阵阵邪意。

“快滚开，别乱了大爷的雅兴！”赵陀罗一边骂道，一边飞出一脚重重地踢在小叫花身上。

但听得“噔噔”声响不绝，小叫花被赵陀罗一脚踹到台阶下面，重重摔倒在地。小叫花坐在地上，一边揉着生痛的胸口一边骂道：“神气什么？死肥猪，不就是个切西瓜的烂人！小心恶鬼扑灭了你身上的三把火，把你捉去当黄纸人！”

“妈的！死叫花子，活得不耐烦了？老子现在就割下你的狗头下酒！”赵陀罗一边说着，一边就抽出了背后的鬼头大刀。

混迹街头的人，也许是最机灵的人。小叫花子见势不妙，一个激灵，拖着一身伤痛，连滚带爬地向前逃命，很快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黑色的夜，总把美好隐藏。在这沉寂的夜色中，有冰冷的北风，也有无边的黑暗。寒风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阵阵的北风经过每一条街道都会发出鬼哭一样“呜……呜”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奶奶的！烦人的风声，女人哭丧样的，乱了大爷的心性！”赵陀罗一边骂道，一边又灌了几口热酒。

寒风瑟瑟，热酒暖怀。喝完半斤白酒后，赵陀罗身上渐渐有了些暖意，脸上也有了些醉意。在赵陀罗的眼中，天空中突然飘落好多好多的钱，赵陀罗伸手一抓，那些钱财就落入了手中。可是当赵陀罗凑到眼前细看的时候，那些钱财又变成了烧给死人的纸钱。

“晦气！”赵陀罗骂了一句，随手便将手中的纸钱抛散一地，继续踉踉跄跄向前走去。风吹得更猛，“呜……呜”的风声也更加凄厉了。

不知道走了多久，赵陀罗来到了街口处。街口旁，有一处奇怪的汤圆摊子。汤圆摊的老板穿着一身白衣。夜色迷离，赵陀罗根本看不清这汤圆摊老板的面容。汤圆锅此时冒着滚滚热气，锅中的汤圆正不停地上下翻滚着。

“来呀，给老子弄一碗汤圆！这鬼天气，才立冬怎么就这么冷啊？”赵陀罗粗声粗气地喊道。

汤圆摊老板直着身子，僵硬地点了点头，冷冷说道：“好！给你多盛点，吃完了好上路！”

不一会儿，一大碗汤圆就摆到了赵陀罗面前。赵陀罗一边大口地吞咽汤圆，一边往肚里灌白酒。片刻后，赵陀罗的酒劲上来了，全身上下也冒起了热汗。

“真他妈奇了怪了，刚刚还冷得要命，现在又他妈的热得要命，现在要是有个西瓜吃就好了……”赵陀罗愤愤地说道。

“西瓜？我这倒是有，就怕你切不开西瓜来！”汤圆摊老板不紧不慢地说道。

“哈哈！笑话！老子砍过的脑袋比你吃过的西瓜还多，老子喝过的人血比你吃过的西瓜瓤还多……我，我怎么会切不开西瓜？”赵陀罗结结巴巴地说道，同时将汤圆碗重重地砸到了桌面上。

“那好，我们打个赌吧！”汤圆摊老板僵硬的面容上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第二章 · 夺命西瓜

“打赌？哈哈哈，赌什么？老子逢赌必赢！知道老子为什么能逢赌必赢吗？那是因为老子是煞星，老子是砍人头的煞星！你知道吗？没有小鬼敢招惹我的，更没有哪个小鬼能拍下我身上的三把火！你说怎么赌吧？老子都奉陪！”赵陀罗用嘴舔了舔刀口说道。

汤圆摊老板突然转过身，手上不知何时多了个绿色的西瓜，那绿在暗黑的夜里显得如此可怖。“好！如果你能在三刀之内切开这个西瓜的话，那我就收了你的汤圆钱；如果不能切开的话，那你就把自己的脑袋当西瓜切好了！”

“笑话，老子怎么会切不开西瓜？老子切不开西瓜的话任你处置！”赵陀罗眉毛扬了扬，狠狠地吐出几口粗气。

摆在赵陀罗面前的西瓜如人头般大小，青得发黑，瓜藤则粗如辫子，活生生的人头模样。

“哈哈，这样大小的西瓜，老子切得最顺手！”赵陀罗用手掂了掂西瓜。

赵陀罗有三把刀，分别是“离魂刀”、“断魂刀”和“亡魂刀”。由于这三把刀砍过很多脑袋，煞气也大，可以避邪，所以赵陀罗出门一般都把这三把刀带在身上。

但见刀光一闪，赵陀罗的离魂刀直直向西瓜竖劈下去，白芒一现，那离魂刀就砍进了西瓜之中。

不过就在离魂刀切进西瓜的时候，怪事却发生了。那砍落无数人头的离魂刀在砍入

西瓜后却突然消失了，被切开的西瓜又神奇般地合在一起。

“妈的，难道撞邪了？”赵陀罗小声地嘟囔了一句。

“还有两刀！”汤圆摊老板用手按了下赵陀罗的肩膀，冷冷地说道。老板的手很凉，凉得让赵陀罗被按的肩膀立刻就冷了下来。

“奶奶的，老子入行就是从切西瓜开始的，现在老子砍了这么多人头，难道还切不开这个破西瓜？”赵陀罗怒骂道。

这话不假，刽子手一行，大多都从切西瓜入门。由于西瓜大小和人头相差不多，所以刽子手一般先练习切西瓜，再练习砍人头。

稳定下心神，赵陀罗又拿出了断魂刀。但见手起刀落，那断魂刀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寒光闪过，只听“当”的一声，那刀却在触到西瓜时生生断为两截。

“奶奶的，不会这么邪门吧？”赵陀罗心里已有些发抖了。

“只剩最后一刀了！”汤圆摊老板一边说，一边又按了下赵陀罗另一边的肩膀。

冷，出奇的冷，老板的手似乎拍灭了赵陀罗肩上的阳气火焰。寒风袭来，赵陀罗打个冷战，醉意也惊醒几分。

“难道我撞鬼了？”赵陀罗暗叹道。

人身上有三把火，分别位于两肩和额头。这三把火主宰着人的运道，如果人的这三把火被扑灭的话，那么这个人离死也就不远了。

察觉情形不对，赵陀罗赶紧划破自己的左手中指，从伤口中挤出几滴鲜血在眼前划了几圈，一时景象大变。

赵陀罗有些惊恐地发现，他现在所在的地方不是街口而是刑场，那汤圆锅中煮的也不是汤圆，而是恶狠狠的人眼，眼前的“西瓜”更不是西瓜，而是一颗血肉模糊的人头。

赵陀罗又偷偷望了一眼汤圆摊老板，却见这老板穿的乃是一身死囚衣服，脖子上没有脑袋，只见一圈碗大的疤，兀自向外冒着血水。

刽子手这行多少知晓些鬼怪之事，赵陀罗也不例外。但见他抖擞精神，强吞下一口口水，立时便从怀中拿出辰州砂和丹阳笔。笔蘸朱砂，在“西瓜人头”的额头、下颏和脖颈一一用笔点上，接着又在自己手心画上道符，最后再将中指的指血滴在亡魂刀上。

“尘归尘，土归土。你有什么冤屈不要找我，我赵陀罗干这行，也是听命而为。”

转瞬之间，但见亡魂刀落下，赵陀罗就向西瓜人头砍了下去。

.....

血，鲜血，滚烫的鲜血。

亡魂刀落下后，西瓜人头裂为两半，“瓜瓢鲜血”猛地喷了出来，浸透了亡魂刀，也溅

了赵陀罗的全身。

西瓜人头被砍为两半的同时，无头的汤圆摊老板的身躯也应声倒下。

看到西瓜人头被砍成两半，赵陀罗重重地坐到了地面上，长出了一口气道：“天杀的！老子要是不懂这行，不就被你这路摊鬼给害了？”

一会儿后，赵陀罗抹了抹脸上的瓜瓢鲜血，站起身来。

“老子吃了你的‘眼球汤圆’，现在就要把这汤圆钱还给你！”赵陀罗一边说着，一边向那具无头身躯走去。

寒风萧萧，夜雨阵阵，空气中的冷意也越来越甚。就在赵陀罗走近无头尸的时候，小巷中突然传来了低沉而悠远的喇叭声，喇叭声后又传来经轮转动的声音。

夜长梦多，为了不多生变故，赵陀罗三步并两步走到无头尸面前。

“歹命的，想害你大爷？也不看看老子是谁！拿好了，这是大爷给你的汤圆钱！”赵陀罗一边说着一边就把几块银元塞到了无头尸的手上。

就在此时，赵陀罗的身后突然传出一个嘶哑的声音：“这些钱是你的，是你赵陀罗的卖命钱！”

赵陀罗惊慌地向后看了看，诧异地发现刚刚那被亡魂刀切成两半的头颅突然又合了起来。看到西瓜头颅又合在了一起，赵陀罗的心猛地揪了起来，他张着大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啪、啪、啪”，西瓜头颅开始向赵陀罗跳了过来，那头颅一边跳着一边还洒出满地的鲜血。

赵陀罗脚下打了个踉跄，转身想逃，然而此时那无头尸的一只手却紧紧地抓住了赵陀罗的腿，另一只手则狠狠地向赵陀罗的额头上拍去。

但听“啪”的一声，赵陀罗的额头被狠狠地拍到了，那无形中的第三把火也随着这声响而熄灭。

赵陀罗在身上的第三把火被扑灭之后，只感到一阵眩晕，接着便重重摔倒在地，动弹不得。

在赵陀罗倒地的同时，他看到那西瓜人头飞起来，合在无头尸体的脖颈之上。那无头尸有了头颅，立时便如有了生命一般活过来，顺势从地上拾过赵陀罗的亡魂刀，直直向赵陀罗的脑袋上砍将下去。

第三章·不动明王

人生如梦，总在虚幻和现实中徘徊。

赵陀罗苏醒的时候，首先摸了摸自己的头颅，当发觉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赵陀罗便哈哈大笑起来：“天杀的，老子没死！老子没死！”

一阵得意之后，赵陀罗突然发现在他面前站着一位小喇嘛。

小喇嘛一边转着经轮，一边对着赵陀罗单手行礼道：“居士，你终于醒了！”

“小喇嘛！你看着我做什么？”赵陀罗的眼睛立即瞪得老圆。

“我是不动明王座下弟子。今晨我们明王路过此地，发觉居士路遇邪魔，乃用无上法力救了居士。”小喇叭回礼说道。

“什么明王不明王的，老子根本就没遇到什么邪魔，你不要想敲诈我，老子不会给你们钱的，半个子儿都不给！”赵陀罗紧紧地抓住了身上的钱票。

“居士，我这里有一包金粉。你回家的时候，把金粉放入澡盆之中然后沐浴全身。只有这样你才可以躲过此劫，保住性命！”小喇嘛道。

“金粉！好，给我！给我！”赵陀罗一把就抢过了小喇叭手上的金粉。

“居士沐浴过金粉后，就应摒除邪念，归入我明王法座之下。自此之后，你要散去钱财，悉听明王教诲！”

“奶奶的，要老子当喇叭？你给老子吹喇叭还差不多！要老子散去钱财？要老子不去找秦淮的姑娘吗？奶奶的，那老子还有什么活头！”赵陀罗拍了拍屁股，一溜烟跑出了巷口。

转眼之间，又过了几天。这几天，赵陀罗老是觉得自己身上痒痒的，全身上下多了好几块红斑，而在红斑之中还有几处如同蜂窝一样的烂肉。

“奶奶的，不是真的要老子做喇叭吧！”赵陀罗心道，“对了，老子去秦淮监狱，老子去秦淮监狱找算瞎子！对，就去找算瞎子！只要找到了算瞎子，我就不用做喇叭了。”

秦淮监狱，南京百姓第二个不愿提及的地方。

秦淮监狱和棺材赌场一样，都是有去无回的死地。民间传说，任何人进入秦淮监狱后，就等于踏入了鬼门关。

秦淮监狱和棺材赌场一样，都是四年前才建起来的，并且和棺材赌场隔山相望。它们中间则是金陵塔的旧址。

四年前，在金陵塔曾发生过一件大事，一件迷惑古今、震动朝野的大事。这件大事不仅影响了以后的天下格局，秦淮监狱和棺材赌场也因此而建。

四年前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自年前在广州起事北伐，一路势如破竹，直杀到南京城下，并很快攻下南京，占领这座虎踞龙盘的古城。

南京城外有一座金陵塔，金陵塔旁就驻有一支北伐军。民间相传，军队驻扎的地方，都是鬼怪难以接近的地方，因为军人有一股很强的煞气，而这股煞气正是妖魔鬼怪最为忌惮和害怕的。

有存在就会有意外，军队驻扎的地方有时候也会成为可怕的地狱所在。不知是什么原因，自从军队驻扎到金陵塔旁以后，这里就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头几日在部队的营房中，士兵们总会听到金陵塔中女子悲鸣的声音，可是当好奇的人们靠近金陵塔的时候，那女子悲鸣的声音却又变成了马的嘶鸣声。

人都是好奇心的，金陵塔中传出的声音很快就吸引了几个阿兵哥。这几个士兵在一个星月无光的夜晚偷偷摸进了金陵塔中。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几个士兵的举动，却带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

据说那几个士兵进入金陵塔后不久，突然就发出了惊恐的叫喊声，那些士兵不停呼喊、不停号叫、不停啼哭，仿佛那一个瞬间人间最悲惨的事情都发生在金陵塔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有一个士兵从金陵塔中爬了出来，可是当人们去迎接这个士兵的时候，却又发生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那爬出来的士兵，面对着诧异的人群，喉咙里

嘟囔几声,突然毫无征兆地倒下了。

士兵倒下之后没多久,一件令人作呕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那士兵的天灵盖开始融化,像热锅里的一大坨猪油,很快便蔓延到全身,只几秒钟时间,那个士兵便融为一摊血水!

目睹了这个可怕的夜晚之后,再也没有人敢进金陵塔了。但是,自从这支军队驻扎到金陵塔旁之后,这金陵塔中的声音就从来没有消失过。在每个夜晚那金陵塔中都会有哭声响起,如泣如诉,凄凉万分。

一个月后,这支部队的团长,反复思量后,决定带着一队警卫钻进金陵塔中一探究竟。

这小小的金陵塔,从外面看起来只是个不起眼的古塔,进去之后却是别有洞天。这一队士兵进入金陵塔后不久,就发现这金陵塔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世界,一个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世界。人们只能不停地往前走,不停地感觉到不安与茫然。到了最后,这一队的士兵都走散了,即使那骑着高头大马的团长也和他的士兵走散了。

在这个迷茫的世界中,团长只感觉到一种情绪,一种极大的痛苦和压抑的情绪。那情绪化作阵阵啼哭,化作眼前幻影,一位世间绝美的青衣女子,有意无意地在团长面前走……

当人们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的时候就会感到恐惧;当人们只能看见自己影子的时候就会感到愕然。人们是在害怕这未知的世界,还是在害怕真实的自己?没人能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只是那团长跟着那青衣女子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一直深入到金陵塔的地宫之中。

到了最后,离奇的事又发生了。在金陵塔外候着的人们只听到一声凄惨的号叫声,号叫声后,塔中突然有了火光,跳动的,令人身心难安的火光。

那声凄惨的号叫声就如同一根导火索,片刻之后就引发了金陵塔中此起彼伏的呼喊声,那些呼喊声如同从地狱中传出,阵阵悲鸣片刻间便让这塔外的生灵胆战不已。

日出东方,又是新的一天。凄惨的号叫声终于消失,金陵塔中缓缓走出团长的战马,战马上伏着一个身形扭曲的人。

借着清晨的阳光,人们终于看清楚了那身形扭曲的人的面容,竟是那个走进金陵塔中的团长。这团长双眼中的眼珠已经消失,在他的眼眶之中只有两个深深的眼洞,一汪血水正从团长的眼洞中汩汩流出。

一会儿后,团长悠然醒转,他伸出那双满是鲜血的双手,对着苍天大声喊道:“天啊!你为什么要让我看到这样的景象?金陵塔,金陵塔,刘基建,介石拆……”

团长的那个“拆”字还没落音,喉咙似乎就被什么卡住了,不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语,

只能在喉咙中发出一阵又一阵含混的杂响。又过了一会儿，团长突然猛烈地咳嗽起来，几秒钟后，他口中突然吐出一物。这吐出的物体被鲜红的血液包围着，围观诸人定睛细看，竟是团长自己的舌头。

自从团长出现意外后，这金陵塔就再也没有人敢进去了。直到半年后，当时的民国“大掌柜”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也感觉金陵塔的事太过蹊跷，反复思量后，他叫来了一个特殊的幕僚——穆天言。